



竹有节，历遭磨难仍坚韧
花无香，洒向人间皆仁爱

谨以此书献给我最敬爱的亲娘——竹花

竹花

李惠存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花/李惠存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559-0340-6

I.①竹… II.①李…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6319 号

责任编辑	王甲克
美术编辑	张 萌
责任校对	殷现堂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98 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前 言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曾经有大批热血男儿加入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南闯北浴血奋战打天下。他们的妻子为了支持丈夫投身革命事业,肩挑重任,在义无反顾地担起侍奉老人、养育小孩的重任的同时,还要承受敌对势力对她们的种种残酷迫害,历尽艰辛才熬到革命胜利。她们的丈夫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进城做了高官,由于历史的原因,部分人另成新家,这些曾经对革命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原配便陷入尴尬的境地。她们是一群战斗在后方的无名英雄,既是伟大的母亲,又是革命的功臣,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很少有人再记起她们。为了忘却的纪念,特写此书以表达对这些被遗忘的母亲的崇敬之情与深切的怀念。

书中的主人公“竹花”生于乱世,幼年父母双亡。婚后丈夫加入了共产党。先是公爹、儿子被杀,家被烧毁,地被霸占,后又被追杀,她带着两个女儿和婆婆东躲西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最后投靠亲戚给人家做家务多年,历经坎坷,尝遍人间酸甜苦辣。好不容易盼到新中国成立,她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她日思夜想的丈夫却已和别人结婚生子。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把竹花击倒,她一如既往地顽强拼搏,勤奋吃苦,宽容大度,善待众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赢得了众人的敬佩。

书中的主人公借用的是母亲的名字,一是因为明年既是母亲一百周年诞辰,又是母亲离开我们三十周年,我想借此书纪念永远无法忘却的母亲;二是我平生对竹子情有独钟,竹挺拔有节,风过不折,雨过不蚀,遭严寒临危不惧,遇暴风坚韧不拔,故舍不得另更他名。虽然这部小说借用的是母亲的

名字,又来源于现实生活,但毕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请读者不要把书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妄加联系,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写此书的另一个目的是让后人了解过去的历史,同时教育我的后代要学习先辈正直、顽强拼搏、助人为乐的精神,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要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本分做人,干好本职工作,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家人及诸多亲朋好友和乡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特此致谢!

作者

2015年1月于西安



目 录/Contents

第一章

- | | |
|--------|----|
| 一 竹子开花 | 1 |
| 二 严书兴家 | 5 |
| 三 定娃娃亲 | 12 |
| 四 童年磨炼 | 17 |

第二章

- | | |
|--------|----|
| 五 因枪惹祸 | 23 |
| 六 林家送好 | 25 |
| 七 风光出嫁 | 31 |

第三章

八 长幼情深	36
九 夫妻恩爱	43
十 长子出生	45

第四章

十一 发誓成才	59
十二 庆民入党	62
十三 奔赴延安	67

第五章

十四 熬过灾年	70
十五 雪地生女	74
十六 伊湾战斗	76
十七 躲避日寇	80

第六章

十八 国共之争	88
十九 恶霸反扑	93
二十 寄人篱下	103
二十一 官司输了	116

第七章

二十二 同病相怜	123
二十三 庙会求神	130
二十四 峰回路转	135

第八章

二十五 再回官驿	147
----------	-----



二十六	重建家园	151
二十七	恶有恶报	156
第九章		
二十八	土改时期	163
二十九	妇代会主任	169
三十	互助小组	182
三十一	乡区代表	187
第十章		
三十二	林家香火	192
三十三	高风亮节	198
三十四	为子操心	206
第十一章		
三十五	深入虎穴	219
三十六	靖江上学	224
三十七	修建水库	228
三十八	有了盼头	230
第十二章		
三十九	困难时期	234
四十	南下求学	241
四十一	相依为命	249
四十二	皓兰顾家	256
第十三章		
四十三	“文革”前期	259
四十四	竹花生病	260

四十五	侍奉婆婆	265
第十四章		
四十六	浙江认亲	270
四十七	靖江招干	275
四十八	二次回乡	280
第十五章		
四十九	充实晚年	282
五十	三川时光	285
五十一	安然长逝	288



第一章

一径森然四座凉，残阴余韵去何长。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
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烦君惜取根株在，欲乞怜伦学凤凰。

——王安石

一 竹子开花

在豫西山区有一个寨子，寨子不大，住着几十户人家。寨子里的人大都姓孟，这个寨子叫孟寨。孟寨的北边、西边和南边都是深沟。北边的沟坡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竹子，竹林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从沟底直通北寨门。西边沟深而陡，且长满了荆棘。寨子四周修了一圈高高的寨墙，寨墙上长满了酸枣树。这个寨子有两道门，北寨门比较小，只能走人，南寨门高大宽厚。出了南寨门临着寨墙有一条车道，大约有一丈宽，可以走马车，是这个寨子的主要通道。车道的南边又是一条深沟，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不到天黑，两个寨门就关上了，外边的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进得寨去。

孟寨北边的沟底有一条河，这条河是从北边凤凰岭的泉眼里流出来，流到了孟寨东北边的伊湾之后，因为被伊湾那高高的寨墙挡住，只好顺沟向西从孟寨的北边流去，到了孟寨的村西边又被西边的桃花沟的寨子挡住，就围

着孟寨又向南流去。这条绕来绕去的河围着孟寨转了大半圈,几乎成了孟寨的护城河。这条河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无名河。我之所以叫它无名河,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个正经名字。住在河北边的官驿村的人叫它南河,住在河南边的孟寨、霍村的人又叫它北河,河东边的伊湾的人叫它西河,河西边的桃花沟的人又叫它东河。平时,河里的水并不深,在孟寨北边的开阔地带,河水有两丈多宽,水也只是到人的小腿肚那里。河中央立着一排又高又大又平整的石头,是南来北往人们过河的通道。在河的北边有一座龙王庙,龙王庙旁边也有一个小泉眼,整天汪着一池清泉。这泉水冬暖夏凉,一年四季,每当过路的人走累了、渴了,都要坐在龙王庙旁边歇一歇,再到池子里捧一掬清水,慢慢地喝下去。那水清凉甘甜,沁人肺腑,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疲劳都赶跑了。但是,到了雨季山洪暴发的时候,这条温驯的小河一下子就变脸了。滚滚的山洪携带着泥沙和大大小小的石头像凶猛的野兽咆哮着从山上奔驰而下,被洪水冲下来的石头大的像碾盘、像牛犊,小的像鸡、像鸭,洪水过后,河床上、河沟两边的坡上到处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有人将平整的石头搬到孟寨北边的开阔的河边做洗衣石,那里便成了大姑娘、小媳妇聚集的主要场地。

因为从伊湾北边那里往北都是狭窄的深沟,沟窄水深流急,再加上两边都是怪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峭壁,所以河北边的官驿、河东边的伊湾,所有的人家,无论春夏秋冬,所有的脏衣服都要挑的挑、挎的挎,拿到孟寨北边这里来洗,更不用说本来离河很近的桃花沟及两面环水的孟寨,她们边洗、边说、边笑、边闹,什么东家长、西家短的,别提有多热闹了。特别是那些小孩子最喜欢跟着大人到河边洗衣服,因为他们不仅可以用大人們的竹篮子打捞河里的鱼、虾,还可以在水里抓螃蟹。秋天,他们在沟边的地头上摘山枣、柿子。到了夏天,他们还可以光着屁股在清凉的水里打水仗、疯玩。人们把那些已经洗好的衣服就顺手搭在身边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石头上晾晒。晒完衣服人们再顺手掐一点水芹菜,跑到上游的清水处洗净,用头巾包好。这时候,洗过的衣服也差不多都晾干了。收好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冲得干干净净早已晒干的篮子里,就陆陆续续地叫上孩子回家去做午饭了。孩子们虽然不想走,但疯了半天,肚子也饿了,只好恋恋不舍地跟着大人往家走去。

孟寨有个会绣花的巧媳妇，住在寨子的南边，离南寨门不远。家里宅子为东西走向，前后两个院子。前院靠西边是一处四合院，四合院东边住着婆婆和小姑子，西边住着巧媳妇两口子 and 他们的两个女儿，北边有三间厦子，一间做厨房，一间放粮食和杂物，还有一间放了个织布机，南边因为迎着大门，只有两间房，住着巧媳妇男人的弟弟老二。前院东南边的过道直通后院，后院挺大，北边有两间草房，紧挨草房的是一个磨棚。草房的一间放农具，另一间喂牲口，南边是一大片密不透风的竹子。后院的东边有一个小门通往后街，后街有个水塘，一些有老人或小孩需要经常洗尿涮尿的人家不想跑远路到北河去，便会到水塘里去洗涮，也有人经常到水塘里洗大粪桶。水面上经常漂浮着厚厚一层绿茸茸的水草，到了夏天，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腥味。正是这水塘滋润着孟家的竹园，使竹子长得格外茂盛。

这媳妇的公爹过世早，她男人也不是个理家的好手，下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所以在她过门前，日子过得相当艰难。直到这个媳妇进门后，靠着她的善良贤惠、勤劳能干，特别是心灵手巧，这个家的日子才渐渐有了起色。她做的针线活在附近的村子里是很有名气的。那些日子过得还可以的人家，遇到娶媳妇、嫁闺女，或者是给老人做寿衣，就都来找她。为了赶活，她经常绣花绣到鸡叫头遍才睡，躺下刚打个盹，就又起来做饭。这媳妇为人十分实在，帮别人做针线活从不张口向人家要什么回报，但农村人厚道，也从来不会叫她白做。大户人家给点钱，一般人家大多是给一点粮食或几个鸡蛋、红枣什么的，有的实在拿不出什么，就干脆欠个人情，她也从不计较。她做的这些针线活，一般都订有日子，要得很急，只要人家张开口，哪怕是通宵不睡，她也决不耽误人家的日期。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了，她就让她的小姑子过来搭把手，渐渐地她的小姑子也学会了绣花。虽说没挣下多少钱，这媳妇倒是落了个好人缘。有时候她去河边洗衣服，还没走到河边，只要被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瞧见了，她们便飞也似的跑过来，抢着要帮她洗，弄得她很不好意思。后来她就专拣阴雨天去洗衣服，因为别人洗衣服都是拣好天气，阴雨天一般不会去，她不想占别人的便宜，更不想欠人家的情。再者，阴雨天光线不好，在家绣花做针线活也怕做不好，正好趁机去洗衣服。

话说到了 1916 年，这媳妇怀上了身孕。就在这年秋天，他们家发生了一件小有轰动的事，引得左邻右舍纷纷前来观看。农历九月十九，这媳妇生

了一名女婴。几乎与此同时,他们家后院的竹子突然开花了。大家都知道,竹子是很少开花的。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竹子开花,全家人都很惊喜。老太婆更是高兴得嘴都合不拢,逢人就说:“我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来没见过竹子开花,这花肯定是为俺孙女开的,俺孙女就叫竹花吧!”村里人听说了,三五成群地跑来看稀奇。一时间,家里人出人进,像赶大会一样热闹。有些老人就说:“这闺女一生下来就惊动了花仙,将来不定是个啥命哩!”也有人说:“竹子一开花就会死掉,是很不吉利的。”果然过了不久,那些开过花的竹子便纷纷干枯死掉了,那家男人一气之下便砍了所有死掉的竹子。她的奶奶嫌竹花这名字不吉利又给她改名叫占,但她娘不在乎这些,说:“名字只不过是代号罢了,竹子虽比不得桃红柳绿,但它四季常青,朴实坚韧,长得又挺拔秀气,有啥不好的。”便不想改名,从此这女孩便有了两个名字,大名叫竹花,小名叫占。到了第二年春天,那些留在地下的竹鞭上又发出了许许多多的竹笋,到了秋天,又是郁郁葱葱一大片繁密茂盛的竹林,一家人自是十分欢喜。村里一位先生说,这叫死而复生,必有后福。不过,这闺女恐怕要在生死边缘上挣扎一辈子,遭受不少磨难,吃尽人间苦头。

俗话说,有苗不愁长。在奶奶疼、姑姑哄、爹亲娘爱中,这小姑娘幸福地长到了三岁。到了三岁那年,她的叔叔娶亲了,四岁那年,姑姑出嫁了,她娘给她添了个妹妹,叫葱花。到了秋天,叔叔家也添了一个女儿,家里越来越热闹了。由于添人进口,加上时局动荡,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总是紧巴巴的。男人指望不上,巧媳妇只好多接些活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长年累月更搭黄昏没日没夜地赶活,使她积劳成疾,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竹花从小就看着她娘绣花、做衣服,后来就慢慢地对刺绣产生了兴趣。开始只是坐在娘身边,静静地翻着那本已经发黄、夹了许多花样的旧书,询问娘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鸟,看着看着,便翻出压在褥子下边的红纸,用剪刀比画着剪了起来。心灵手巧的小竹花剪着剪着就剪出了花样,而且剪什么像什么,把她娘喜欢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到了六岁多会穿针引线了,就学着她娘的样子绣起花来。开始只是先打底,然后让她娘再往细处加工,后来就可以独自绣花了。她先是在自己上衣的大襟上绣了一棵竹子,接着又在妹妹的上衣大襟上绣了两棵小葱,还在她堂妹的上衣大襟上绣了几朵桃花,全家人惊喜得不得了,异口同声称赞竹花比她娘还厉害。她的奶奶开玩笑



说：“一到吃饭时，我就想起葱花衣服上那两棵葱，真想拔下来就馍馍吃。”在她娘的精心调教下，竹花渐渐掌握了各种花样所需要的不同针法：什么用平绣，什么用丝工绣，还有辫子绣、锁子绣、打子绣、堆绣、贴绣、破丝绣等，以及色彩的搭配。竹花学起这些来，是一点就透，一学就会。特别是竹花对色彩的搭配很有眼光，她搭配出来的色彩特别耀眼，加上竹花做起针线活来又格外细致认真，所以，不到两年，竹花的手艺就赶上了她娘，有时，甚至比她娘绣的还要好，因为她娘的眼神已经大不如前了。

二 严书兴家

凤凰岭在中岳嵩山和龙门山的夹峙处。凤凰岭上边是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林，往下的山坡上则是满山遍野的鲜花和野草，到了山脚下就是一层层的梯田。那里有一个古老的村庄，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据说古时候是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休息的驿站。大约在明朝初期，有一户姓林的人家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到此地，慢慢繁衍生息，这里逐渐扩大成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叫官驿村。后来又 came 了一户姓黄的，住在村东头，再后来又 came 了一户姓王的住在村子的西北角，东沟住着几家姓张的，还有一家姓关的住在西沟。

官驿村在方圆十来里地算是一个大村，住着上百户人家。它北靠凤凰岭，南蹬无名河，东边以河沟为界和闫洼隔沟相望，西边直到杨树沟村边的另一条干沟，南北有四五里长，东西有二里多宽，北高南低，顺着坡势有一大片土地。北坡的沙土地很适合种花生、黄豆、红薯和棉花，其余东、西、南三边的土地都很肥沃，一年夏秋两季，种什么庄稼都长势喜人。因为北边靠着山，到了夏秋季节“偏雨”常至。俗话说：“偏雨偏财。”加上地多人少，村里有不少大户人家都请有长、短工。官驿村是怕旱不怕涝，雨下得再大都顺沟流走了，绝对涝不了庄稼。反而是雨水越多，庄稼长得越好。但是一旦遇上大旱，就有可能颗粒不收。不过，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并不十分常见。

官驿村有东西走向的三条半街，分别是南街、正街、北街和后街；南北走

向的两条街,为东街和西街。平时人来人往,比较热闹。村西头有棵大皂角树,长在路边上,树身有两搂来粗,到了夏天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树冠像一把大伞,庇荫着人们,一群老人在树下纳凉,小孩在树下嬉戏玩耍,也有一些媳妇端了针线筐来树下纳鞋底子。皂角树的北边搭着一个戏楼,戏楼前边是一大片空地,逢年过节唱大戏,那就更热闹了。除了本村的人,邻近的杨树沟、云沟、张沟、伊湾、孟寨、闫洼、王沟甚至桃花沟的人都会跑来看戏,一些卖小吃的小商小贩也都跑来助兴,一边看戏,一边卖东西,一片繁荣景象。在戏楼的旁边是一座茶房,后来这座茶房改成了铁匠铺,远近村子里的人经常来这里打铁器。村子里的人不管姓啥,世代代都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在官驿村的北街住着一户人家,姓林,掌柜叫严书。这一户人家在官驿村算不上大户,人少,地也不多,要不是严书打小会做点小生意,他们家连中等人家也算不上。这个村本来有两口井,一口在村东头,另一口在村子西南角的大车院里。大车院是过去的大地主留下的最大的院子。后来林严书从正街搬到北街住,嫌离那两口井都太远,就在自家门口挖了一口井,这口水井比较深,而且下面全是麦饭石,所以水特别清,也特别甜,后来大部分的村民就都喜欢到这里来挑水。林严书在大门两边砌了两排青石条磴,每天早上,鸡叫头遍就有人来这里把水桶排成长长的队伍,而人们则坐在林家门口的青石条磴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闲话。

说起这户人家话就长了。这林严书家原本也住在正街。林严书的父亲林君香,生有三子。严书是长子,次子严道,三子严士。四叔林君信膝下无子,后来林君香将严道过继给他。林严书因家道贫寒,幼年只上过一年私塾,后来接连添了两个弟弟便辍学回家跟着父亲种地。俗话说三岁看老。这林严书自幼就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打记事起,就整天跟着大人下地干活。虽然年纪小,但干什么活都有板有眼,像模像样,而且干净利索,比有些大人干得还出色。大人们都夸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他自己也暗暗下定决心,要凭自己的能力脱贫致富,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

有一年冬天,地里的活干完了,才七八岁的严书在家闲着无事,他不想和别的孩子在村里胡混着玩,就和大人一起去临涧赶集,这一去,使他大开眼界,而且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临涧是一个大镇,离官驿村有十几里地,前后有好几条街。正街从东到



西有一里多长,两边都是高高低低的店铺,有卖五金的,有卖杂货的,有卖布匹绸缎的,还有点心铺、银货铺、粮店、饭店等。一个店面挨着一个店面,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按规矩这里农历逢双日子赶集。单日子时街上的人不是太多,到了双日子,那些赶集的人一大早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进行交易,到处是卖东西的,更多的是买东西的,整条大街上人挨人、人挤人,来来往往,十分热闹。林严书第一次看到这么热闹的地方,兴奋极了。他心里想:我应该到这里来赚钱,决不能像俺爹那样整天趴在地里出死力,还填不饱肚子。

林严书是个办事果断的人,想到了就立即行动。但他不知道,像他这样小的年纪,手里又没有本钱,能做什么生意?他需要去集市上好好考察一番。于是就在下一个赶集日,天刚蒙蒙亮就悄悄地起床直奔临涧去了。他没敢告诉爹娘,是怕他们不同意阻拦他。这天天气格外好,有些勤快的人已经上路了,严书就和他们一道往集上奔。有人就问他:“你一个小孩子家起这么早去集上买啥呀?”“啥也不买,想去转转看看。”严书说。那些人就说:“临涧那么远,来回要跑二十多里路,你不买东西去瞎转啥哩?小心碰上坏人把你给拐走了。”严书笑了笑,不再说话,只是一路小跑地向集上赶去。

话说林严书到了集上,看到集上已经有不少人了。他转来转去,连南河的牲口市和东沟的粮食市都转了个遍,也没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干的事。他也曾去那些店铺打听,人家那些店铺收徒弟是有规矩的。首先,得有熟人介绍,这个还好办,可以想办法托熟人,关键是进店当学徒前几年是没有工钱的,只管吃住,而且也只是打个杂,跑个腿,学不了什么真本事。严书不想搭这个工夫,更不想寄人篱下。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他转了半天,肚子也饿了,这才想起早上走得急,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带干粮。他有些泄气,看来适合自己干的事不好找,钱也不是好赚的。他有些迷茫,怎么办?打退堂鼓,他不甘心,但干什么,他心里又没有一点儿底。正在发愁,忽然听到一声吆喝:“卖蒸馍啦!刚出锅的热蒸馍啊!”他顺着喊声望过去,看到一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正吃力地提着一篮子蒸馍在叫卖。他悄悄地跟在小男孩后边仔细观察,只见小男孩挎着一个大号的藤条编的篮子,上边搭着一块小棉被,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包。有人来买蒸馍了,他先用一只手接过钱放在胸前的小包里,然后又掀开白棉被,一股热气立即跑了出来。

他利索地抓起一个蒸馍，递给那个人，又赶忙盖上，还用手拍了拍棉被，生怕盖不严实，蒸馍凉了。严书看得清清楚楚，那块棉被上留下了小男孩不少手印，像印花一样不均匀地撒在白棉被上。白棉被显得有点脏，但是，那些买蒸馍的人并不在乎这些。小男孩走了半条街，满满的一篮子蒸馍便卖完了。林严书当时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他心里想，剩下的那半条街就等着买我的蒸馍吧！

林严书顾不得腿疼肚子饿，兴冲冲地赶忙回家，一进门就拉住娘说：“娘，你明天就给我发一大盆面，后天一早蒸一篮蒸馍，我要去临涧卖蒸馍，我要给咱家挣很多的钱。”他娘说啥也不同意。一来临涧太远，大人来回走一趟都嫌累得慌，何况他一个小孩子，还要提一大篮蒸馍；二来天气越来越冷，走那么远的路，再热的蒸馍也凉了，谁还会吃哩！俩人正在争论，林严书的父亲回来了。林严书又转身缠住父亲，把他在临涧的见闻原原本本给父亲讲了一遍，然后又说了他的想法。他父亲林君香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对他娘说：“我看可以叫他试试，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叫他出去闯闯。男娃子出去长长见识也好，免得像我这样一天到晚只会翻土坷垃，一辈子没出息。”然后又回头对严书说：“咱们丑话先说前头。如果你卖蒸馍挣钱了，过年给你做身新衣服；如果赔了，今年一冬明年一春直到收麦，你只准喝汤，一口馍也别想吃。”严书高兴地说：“一言为定。不过挣了钱，我不要新衣服，你得给我买个算盘，我要学会打算盘，为将来做生意做准备。”他父亲高兴地说：“好，只要你有志气，不怕吃苦，那咱们就拉钩吧！”两人拉了钩，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第二天，严书娘忙着发面，严书爹忙着找一些废木板，给严书做了一个木箱子，木板是桐木的，很轻。在箱子的两边钉了两个耳柄，耳柄上穿了一条宽带子，这样背起来就会勒得轻一些。严书娘还用洁白的新布、新棉花缝了一个和箱子一样大的棉袋子，把蒸馍先装进棉袋里，然后再放进箱子里，这样就是到了中午，蒸馍也不会太凉。

第三天，又是逢集的日子。严书娘一大早就起来蒸了多半箱子馍。天蒙蒙亮，严书起来吃了点饭，背起馍箱就要上路。他打开箱子一看只有多半箱馍，就不高兴地问他娘为啥不装满，他娘笑着说：“今天是第一天，先少背点，省得你卖不完还得再背回来。”他爹也说：“先试试吧，临涧这么远，装多了怕你背不动。”严书不高兴地说：“你们还是信不过我，我有的是力气，两

箱馍也能背得动。”但说归说，他娘只蒸了这么多馍，再说啥也没用了，严书只好背起箱子就走。想起那个男孩的棉被脏兮兮的样子，严书又顺手拿起一块干净的蒸馍手巾放在馍箱里。他爹说送他一程，严书倔强地说：“我自己的事自己干，不用你们操心。”

严书背起馍箱向临涧快步走去。刚走出村头，他往天上瞅了瞅，月亮还在西边天上挂着。他知道，今天肯定是个好天气，但冬天的早晨还是很冷的。走到南河，一股冷风顺着河沟吹了过来，打在脸上像刀子割似的生疼生疼。河水也结了冰，但他浑身是劲，并不觉得冷，只是加快脚步向沟南的坡顶上爬去。刚爬上坡顶，他觉得眼前忽然一亮，抬头向东方望去，一轮红日从灿烂的朝霞里射出了万道金光，满山遍野都是一片金黄，仿佛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他的心里激动万分。他迎着太阳，踏着金色的大地，大步流星地往临涧赶去。走着走着，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他肩上背的箱子也渐渐沉重起来。他不得不一会儿把带子换到左肩上，让箱子背在后背，一会儿又把带子换到右肩上，把箱子抱在胸前，就这样换来换去，但他始终没有把箱子放下歇一会儿。

终于看到临涧了，前边有两条岔路，一条通往街西头，一条通往街东头。林严书停下脚步想了想，他想起那个卖蒸馍的小男孩住在街西头，是从西往东走，他不能跟在他的后边，他要从东头往西走，这样才会有人买他的蒸馍。于是，他朝东头的那条岔路走过去。到了集上，他也学着那孩子的模样，一路走，一路喊。果然，还没走完半条街，蒸馍就卖完了。他擦了擦头上的汗，忽然感到又累又饿，这才想起，他竟然没有给自己留一个馍。他再看看街两边，卖烧饼的、卖杂烩汤的、卖油条的，还真不少。各种各样的小吃飘来阵阵香气，他更饿了。他口袋里有卖蒸馍的钱，但他舍不得花，他要把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娘，证明自己的成功。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转身踏上了回家的路。

林君香对大儿子其实很不放心。从他出门的那一刻起，林君香就一直悄悄地跟在他后边。严书赶集心切，一路上只顾往前赶路，却从没有回头，所以也就没有发现他爹。看到严书要回家了，林君香这才紧走几步，追上严书说：“孩儿，跑了半天啦，你不吃点东西就回去啊？”严书连忙捂住口袋说：“我不饿，我想回去吃俺娘擀的红薯面条哩。爹，你怎么也来了？”林君香不